

1014-7214.1/3

63

但 丁
神 曲

第三部

天 堂

王 維 克 譯

第一篇

祈願。但丁與貝亞德由山頂向諸天飛揚。

一切之原動者的光榮滲透了全宇宙，於是照耀此處多一些，彼處少一些。(一)

我曾在那受他的光最多的天上；我曾看見過那些事物，不是從那裏降下來的人所能複述的；因為當我們愈接近欲望的目的，我們的智慧愈深沈，遠非記憶所能追蹤的。(二)但一切神聖國度裏的事物，凡我的精神所能儲蓄的，現在將爲我歌吟的材料。

善良的亞波洛呀！(三)爲這最後一步的工作，請你使我有充分的能力，因此我有資格接受你所疼愛的月桂。(四)直到此處，伯拿斯的一個山峯對於我是够了；但現在進入這最後的競技場，我需要兩個呢。(五)請你來我的胸中，吹起你勝利的歌，像你把馬夏從他的皮囊裏抽出來的時候一般。(六)神力呀！假使你助我一臂，容我把幸福國度裏的影子，從我的腦子裏再顯示出來，那末你將

看見我走向你疼愛的樹，戴上他的葉子，這是我的材料和你的參加使我獲得的。父呀！人間一位皇帝或一位詩人爲其勝利而獲得他的真少呀！（這是人類意志上的錯誤與恥辱，）須知貝奈阿的灌木（四）的葉子，在引起一個人的欲望把他做冠冕的時候，應當散布喜悅在台而非神靈的四周呢。（七）

一粒小小的火星，每每點着一根大火把呢；因爲我的榜樣，也許有更優美的禱詞，足以獲得西拿的酬答呢。（五）

世界的燈，從各地的山隘升起以照耀衆生（八）但他從那四個圈子相交於三個十字之點升起的時候，他所走的路程是更爲祥瑞，他所同着的星是更爲和善，因此他更適宜使地蠟燭化而印着他的模樣。（九）

在一個山隘，差不多使那邊成爲早晨，而這邊成爲黃昏；那半球白晝，而其他地點黑暗（二〇）那時我看見貝亞德轉向左方，注視着太陽；就是老鷹也沒有這般定睛在他上面。如同第二光線是從第一光線發出來而反射上去一般，（像旅客的心願是回歸故鄉，）同樣，從她的動作，經過眼睛

而影響了我的思想，我不覺模仿她而定睛在太陽上面，超越了我們平常的能力。（一二）有許多事情，在那裏是可能的，而在這裏便不可能了，因為這是地方的關係，那裏原是最適宜於人類的住所。（一二）

但是我不能長久看着他，我看着他像從火爐裏抽出來的紅鐵，火星四射一般；不久，在我看去似乎白晝添加了一個新的白晝，好比全能的上帝在天上又增飾了第二個太陽一般。（一三）貝亞德還是站着，定睛在永久的輪上，（一四）當我把目光離開太陽，便定睛在她身上。在我注視她的時候，我的內心起了變化，好像格祿谷吃了某種的草而變成海中諸神的伴侶一般。（一五）這種人格上的變換，是不能用字句表達出來的，所以蒙神恩有此經驗的，也只有舉一個例子來說，就滿足了。當時我在那兒是否唯一後造的呢？愛之神呀！你掌管諸天，你用你的光把我高舉起來，只有你是知道的。（一六）

當那你使他（因為欲望的緣故）永久旋轉的輪，（一七）因為你所調節的諧音，吸引了我的心意的時候，我似乎看見太陽的火廣布在太空，其範圍之大遠非雨水所成的湖面可以比擬的。

(一八)

那新鮮的音調（一九）和燦爛的光芒，激起我探求他的原因的欲望，以前從未有這樣強烈。那時貝亞德窺見我的內心，如我知道我自己；爲鎮定我的思潮起見，她在我開口之前啓唇了，她開始說：「你自己被錯誤的想像所遮蔽了；假使你擺脫了他，你的所見便不同了。現在你已經不在地上，一如你的所信；雖然霹靂從他的老家落下來，也沒有你回到他那兒這般快。」

假使說我因爲幾句簡短的，爲微笑所籠罩的談話解除了迷惑，那末我立即又投入另一新的煩惱；於是我說：「我從驚奇之中已經得着安靜，但我所不解的是爲什麼我會超升於輕物之上呢？」（二〇）

那時她發了一聲憐憫的微嘆，把她的一雙眼珠轉向着我，她的神氣像慈愛的母親望着她那不懂人事的孩子一般。她於是說：「一切事物，其間都有一個互相的秩序；這種秩序就是那使宇宙和上帝相像的形式。於此那些高級造物（二一）追蹤着永久的權力，這就是一切規律的終極目標。依照這種秩序，一切事物由各種途徑傾心而往，或多些或少些而接近他們的本源；由此他們划過

事物的海而到達各種的口岸，依照着他們各個所賦的天性。（二）有的把火帶往月球；有的在那兒推動生物的心；有的使地球凝聚爲一團；有的使弓發箭，其所及不僅爲無知覺的東西，而且達於有情之輩呢。天帝，他指揮一切，用他的光保持天的永久和平，那裏旋轉着最快的天；（三）現在我們就是向着那裏航行，像弓弦之力帶着離弦的箭到達一個指定的地點一般，他把我們送往歡樂的目標。誠然，一如形式常常不能和藝術的意志相契合，因爲物質是不足以應命的；同樣，那造物常常有能力離開這個目標，而去追逐着別的方面，（例如火可以從雲頭落下來，）假使他最初的突進是向着地上似是而非的歡樂。（四）那末你的上升，我想，用不着再有懷疑，比山頂的水向山脚流去更不用懷疑。假使一無阻礙，而你仍舊住在下界，好比活潑的火仍舊留在地上，那纔是奇事呢。」（二五）

於是貝亞德把她的眼光轉向天上了。

（一）一切之原動者即上帝。依亞里士多德的神學觀念，上帝是最高、絕對的終因，更無能動之者，故爲第一動者，而自身永不動也。

(二)但丁意謂諸天愈接近上帝者受光愈多；天有（見第三十至三十三篇）爲上帝居住之處，受光最多——「欲望的目的」指上帝。「記憶」爲人類的且不完全的官能。

(三)亞波洛（Apollo）爲詩神及文藝女神之領導。

(四)達夫納（Dafne）爲貝奈阿（Peneo）河之女，亞波洛愛之，避其追求，遂變爲月桂樹。

(五)但丁在此以前向文藝女神祈願（如在地獄第二篇，淨界第一篇），但此後更需要亞波洛之襄助。但丁意謂伯拿斯之一峯奉諸女神，其他一峯名西拿（Cirra）者則專奉亞波洛。

(六)馬夏（Marsia）爲半人半羊之神，與亞波洛比賽音樂，敗後，亞波洛活剝其皮，以懲其傲慢。

(七)台而非（Delfo）爲伯拿斯山脚之一鎮，有亞波洛廟，爲有名之神靈答人問話之地，故台而非神靈即亞波洛。

(八)「世界的燈」指太陽，一年中在地平圈不同之點升起。

(九)赤道圈、黃道圈、分線圈各與地平圈相交。日在春分點升起時，諸圈相交於一點。春分時，日在白羊星座，大地春回，氣象一新。

(一〇)在意大利「這邊」的黃昏，正「那邊」的早晨；淨界的白晝，正耶路撒冷的深夜；言但丁由地上樂園升天，適當午時也。

(一一)第一光線爲射入光線，第二光線爲反射光線。比喻但丁之動作（注視太陽）乃由於貝亞德之感應，如反射光線之來自射入光線也。

(一二)「那裏」指地上樂園或伊甸園。

(一三) 因趨近太陽甚速，故日光突增二倍。

(一四) 「輪」或「諸輪」，在天堂中指旋轉的諸天。

(一五) 格祿谷 (Glauco) 原爲漁夫，其所捕得之魚因置於某種草上而復活，格祿谷嘗草味，遂躍入海中，變爲海神之。但丁謂從「人性」到「神性」之經歷不能用文字描寫，僅用格祿谷之例以爲比喻而已。

(一六) 靈魂爲肉體完成以後上帝吸入的，(參觀淨界第二十五篇) 故謂之「新造的」或「後造的」也。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二至三節：「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，或在身內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；只有上帝知道。」所謂「在身內」即靈肉相合，「在身外」即靈肉相離。但丁謂其時是否靈肉相合或僅有靈魂，祇有上帝知之。

(一七) 「原動天」爲諸天之最高者，其每個分子皆有永久與上帝相接之欲望，故旋轉不息，此種運動又牽引了別的天。

(一八) 此時但丁經過「氣球」而入於包圍其外之「火球」，即「月球天」也。

(一九) 七重「行星天」如七絃琴上之七絃，旋轉時發出神的諧音；此種意思爲亞里士多德所棄，而但丁採用之。

(二〇) 據亞里士多德之意見，空氣爲相對的輕，而火爲絕對的輕。

(二一) 「高級造物」指有智慧的造物，即天使與人類。

(二二) 上帝爲一切之目標與本源。所謂一切傾心以至真境（至善）的秩序即引向上帝。然一切引向上帝之旨趣與程度則各有不同。

(二三) 天府是非物質的，不移動的，（所謂保持天的永久和平，）以其光與愛包圍着「原動天」，原動天乃最高而旋轉最快之物質的天。

(二四) 藝術家對於其媒介物（所用材料）之工作，每不能從心所欲，一如媒介物具有違抗力然；同樣，造物賦有自由意志，若被虛妄之歡樂所誘，則亦能違抗上帝所指示之蹤跡而離開正道。

(二五) 人類之真境爲上帝，上升就彼乃自然的現象，一如水之就下也。（重物就下爲物質界之現象，人心向上乃精神界之現象。）

第二一篇

上升至第一重天（月球天。）關於月球的暗斑。

你們呀！坐着一條小划子，跟着我唱着前進的船，一路聽到此地，請回到你們自己熟悉的岸上去罷！不要在廣闊的海面上冒險！萬一脫離了我，也許你們要迷途呢！

我所取的水道是從未有航行過：米納伐鼓動我，亞波洛引導我，九位女神指示我以大熊星。至於你們呢，少數的讀者，早已抬頭望着天使們的麵包了，那是地上永無飽足的食品。（一）你們當然可以推進你們的船在玄深的海上，跟着我那尚未平復的波紋。（二）

那些經過柯而芝的光榮的英雄，在他們看見謝宋做了耕夫的時候，他們的驚奇也要次於你們的罷！（三）

那對於和上帝同型的天國之渴望，自生而永不退減，攜帶我們上升很快，簡直和你們抬頭見

天一般快。

貝亞德望着高處，我又望着她；也許不過是置箭在弦，引弦發箭的一忽兒，我已經到了一處，那裏就有一件驚奇的事情使我注目；她，我的思想從未能瞞過她，轉向着我，既和悅又美麗，她對我說：「高舉你感恩的念頭向着上帝，因為他已經使我們進了第一星。」（四）

我感覺到被密雲所包着，那密雲是固定而光亮，像太陽光線下的金剛石一般。那永久的珍珠接受我們進去，像水點容納光線而不破裂一般。

別人也許要問，那時我是否感覺到一物和他物的相觸，怎樣一物會容納他物；但是我們的性質會和上帝相聯合，這件事不更引起我們的驚奇麼？（五）那裏我們只依賴信仰，沒有證明，只依據自明而認識了原始的真理。

我答道：「貴婦人，我是極度地感恩呢，他把我從有死的世界帶到這裏，我真心感謝他！但是請你告訴我，這物體上的暗斑，在下界的民衆會爲他造出該隱的故事，究竟是什麼呢？」（六）

她稍稍微笑一下，於是說：「假使民衆的意見是錯誤了，那末是他們知識的鎗尚未開啓，驚奇

的箭不應再射中了你；須知雖然有了知識做引導，理智的翼終還失之太短呢。但是，把你的思想對我說出罷！」

我說：「在這裏顯示明暗的不同，我想是由於物質的稀薄和稠密罷。」（七）

於是她說：「不然，假使你聽了我的辯論，你就知道你的思想墮入錯誤的深淵了。那第八重天（八）顯示你許多光，無論在本質上和亮度上都是各不相同的。假使僅是稀薄和稠密這一種原因，那末也應僅顯示一種德性，就是或多或少或相等罷了。現在顯示的德性既有種種不同，應當是創造的原則非一，但依你所說，原則要歸納到一個呢。」

「又，假使稀薄是你所問的暗斑的來源，那末這行星的某部分也許缺乏物質，成了窟窿直穿過去；也許像動物的身體，肥肉後面襯着精肉一般，稀薄和稠密重疊着。假使前一種的設想不錯，那末在日蝕的時候，應當有光從窟窿裏透過來，然而這種現象是沒有的。後一種的設想呢，我也要說明他的虛妄，庶幾叫你的意見不能成立。」

「假使光線透入稀薄層以後，並不穿過月球，便遇着稠密層的阻礙，從那裏反射出來，如同彩

色透過玻璃，遇着他後面鍍的錫而反射過來一般。你要是說從較後部分反射出來的，比從表面反射出來的光線暗淡些；那末有一個試驗（這是你們藝術的淵源）可以開導你走出這個疑團。取三面鏡子，兩面在你之前爲等距離，第三面在其他二面之間，但是離開你這些。你同時望着三面鏡子，在你背後點着火，照耀三面鏡子，於是他們的反射光都跑進你的眼睛來。那時你將看見較遠鏡子裏的光面是小些，但他的亮度卻和較近二面鏡子裏的沒有強弱。（九）

「現在，如同雪地被熱光所打擊，因而消滅了他的白色和酷寒一般，你的精神已擺脫了錯誤的思想，接受燦爛的光罷！」

「在那神的和平的天內，旋轉着一個天體，在他的勢力以內包含着一切的事物。（一〇）在其次的天內，他顯示着許多東西，分配這事物在種種和他異體而包含於其內的原質上面。（一一）其他的天體再分配他們特異的德性，像不同的種子各自奔赴他們的目標一般。（一二）

「這些宇宙的器官，你現在知道了罷，他們步步傳遞，受之於上，而施之於下。（一三）你要留心，我就從這條路，直往你所盼望的真理，庶幾你以後不至於失去你唯一的渡口。一如鐵匠主持他的

鐵鏈，同樣，諸聖輪的運動和德性必須由於諸幸福的原動者；那放着許多美麗的光的天，他從最高智慧而旋轉，而取得印象。（一四）像在你的塵世內，各種肢體發展各種的功用，而你的心靈卻是主宰；同樣，那最高智慧散布他的善意在羣星，而自守於靜一。不同的德性聯合於各別的精巧的個體，一如生命聯合在你的身體上。因為那德性的來源由於喜悅的造化，他散布光明在各個體，一如喜悅透出活的眼珠。由此德性生出光與光的差異，並非由於稀薄和稠密；依照所散布善意的程度，生出昏暗和明亮，這是形式的原則。」（一五）

（一）「天使們的麵包」指神聖的學問或最高的真理。

（二）但丁在第一段所說之「你們」指沒有學力，沒有勇氣者言；本段之「你們」則指與前相反的少數讀者。

（三）謝宋因得梅合亞之助，使鐵角銅蹄鼻噴火焰之怪牛就範，耕田以種龍齒，由此產生戰士。參觀地獄第十八篇註六。

（四）「第一星」指月球，亦即後文所言之「永久的珍珠」。

（五）人性和神性聯合在耶穌身上，（參觀淨界第三十一篇註二一）此種天上之神祕，祇可依據直覺而信仰其為真理，不可加以說明與證明也。

（六）俗傳月面暗斑為該隱負荆，以蔽其殺弟之罪云，（參觀地獄第二十篇註一七）。

(七) 但丁以月球各部之密度不同，認為球面明暗之原因，此乃根據亞勿羅愛（見地獄第四篇註二一）之說，已見其宴會第二卷第十四節；嗣後又獲大亞伯多（Albert le Grand）之說，但丁認為較優，急著錄於此云。

(八) 「第八重天」為恆星天，衆星不僅明暗不等，（亮度，量的方面，）且光之顏色亦各有異點，（光的本質，質的方面，）

(九) 此處試驗以月之表面當較近的鏡子，月之內層當較遠的鏡子，日光當火光，遠鏡中之火光而積雖較近鏡中之火光為小，但並不較暗。（亮度為光量與光面之比，此二量同時比例於距離之平方而減少，故亮度之值不變。）

(一〇) 參觀前篇註二三。一切事物包含在原動天以內。

(一一) 原動天之次為恆星天，「許多東西」指衆星，「和他異體而包含於其內的原質」指衆星及較下諸天與諸行星。

(一二) 「其他的天體」指土星天、木星天、火星天、太陽天、金星天、水星天、月球天。依亞里士多德說，一切物體有二要素，即材料與形式，材料皆同，而形式各異，因此造成一切物體不同之德性。

(一三) 諸天互相的關係與各自的行動，合成宇宙的秩序，一如生物之器官然。

(一四) 鐵鏈依鐵匠的心意（或智慧）而鑄印象於鐵塊。諸天（諸聖輪）亦依上帝（最深心意或最高智慧）或天使之指揮而運動，而放光。

(一五) 貝亞德意謂但丁接受在科學上不充分之解說，是錯了，因為他不知道一切天象是上帝與天使的創造物。上帝整調權力散布在各種天體，因而發生本質和亮度不同的光，（在恆星、行星、月球的各部，）像人的活力表現在身體的各部，又像喜悅之情從眼珠裏散佈出來。（亞里士多德將宇宙視作一有機體，在大宇宙中，上帝為世界

之概念；在小宇宙中，靈魂爲肉體之概念；靈魂與肉體之關係，亦正如上帝與世界之關係。）——「形式的原則」——意即主要的原則。

第三篇

月球天靈魂之未能堅守信誓者。畢加達多那底；皇后孔斯當若。

那太陽（一）從前用愛情溫暖我的胸懷，現在卻用證明和辯駁來顯示我以美麗的真理的面目；我那時要抬起頭來向他承認我的錯誤，信服他的解說；但有一種影像出現，使我專心注視他們，因此我忘記要做的事情。

假使我們看在一塊透明的玻璃上，或清靜而容易見底的水面上，將有我們的影像反射出來，那影像淡得和白額上安放着的珠子一般；（二）那時我所見的影像也彷彿如此，他們有準備和我說話的模樣；因此我所犯的錯誤，正和那戀着水中影的少年人相反。（三）

我看見這些影像以後，意謂是回光返照，便轉過臉來向後面一望，想尋出影像的來源；但一物不見，於是只好再轉眼望着我那柔和的引導人的光，在她微笑的時候，她神聖的眼睛裏便發光。